

燕大百年——钱江谢幕与延仲

这些日子，眼前还晃动着不久前的8月31日上午情景：近200位银发燕京大学校友，由子女或晚辈陪同，走进北京大学校园，参加母校燕京大学“建校百年纪念大会”。步入会场之前，他们纷纷站在5x3米的“我们从燕京大学走来”的大型背景板前合影留念，纪念曾在燕园度过的青春时光。

燕京大学1919年创建，1951年招收最后一批学生。在会场见到的最年轻校友是韩家麟前辈，1950年通过提前报送，再经考试入读燕大机械系，今年88岁。他告诉我，1951年的燕大新生中，1934年出生者是最年轻的燕大人，今年也有85岁了。但在现场未能识认，有些遗憾。粗略统计，各届校友和后代和北大师生，总共约500余人参加了在北大英杰中心日光厅举行的隆重仪式。

95岁的燕大北京校友会会长魏明一前辈很早就来了，和熟悉的燕京人相致问候，并在纪念会上作主旨讲话，回顾燕大33年办学历程，未名湖畔，走出众多优秀人才服务于社会。忆及青春岁月，魏鸣一念出两句唐人韦应物的诗：“欢笑情如昨，萧疏鬓已斑。”他说，燕大人都是追梦人，今天怎么追梦？要向前看，昔日的燕大燕园，还在培育着一批批优秀学子，“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希望，是我们的梦。”

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前来致辞。他说，历史的发展使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水乳交融，培养出一代代优秀学子。今天，以贝公楼、临湖轩、未名湖为中心的燕园仍然是北京大学的核心理念、最美丽的地方。他向与会的燕大老校友老前辈致敬，为他们的矍铄风貌感到鼓舞。说到这里，他在讲台上询问坐在前排、97岁的燕大校友副会长蔡公期前辈：“您今年97岁了，是不是今天到会校友中最年长的？”

蔡公期前辈回答，不是，坐在我身后的李士琰校友今年99岁了。话音方落，身后来自协和医院的李士琰老前辈应声起立。她转身向校友们鞠躬致敬，激起一片掌声。

蔡公期补充说，今天到场的还有98岁的左启华校友，和我同岁的还有王世俊。我最多算第三。

燕大的天津、北京校友会代表先后致辞，感谢母校培育之恩，会上宣读了香港校友代表的书面发言。

与会者中有燕京校友的后代，最长的是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的孙子吴大胜先生，今年也是99岁。身在香港的校友徐竞庄不远千里而来，是本次行程最远的校友。80名北大学生志愿者为会议服务。

燕京大学1919年正式成立，1952年撤校，33年办校历程中，共有注册学生9000多人。我参加纪念大会，是因为父亲钱辛波也是燕大学子，系《燕京大学史稿》主编之一；因从业关系，我主编这两年的《燕大校友通讯》，参与筹备纪念。

临近中午时纪念会结束，全体校友起立，由“燕二代”——原燕大教授翁独健的女儿翁如璧指挥，92岁的校友赵庆润先生钢琴伴奏，合唱《燕大校歌》。他们的嗓音不再嘹亮，音律也不那么整齐，但这些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的燕大学子都在努力歌唱。歌声是一种凝聚的力量。

燕京大学，曾经的著名大学，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消失，但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影响，仍将长期存在。燕园未名湖边，自有新人辈出。

今年初夏，我和朋友去日本旅游，其间看到了这个岛国曾经发生过的两次灾难，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错感和心灵震撼。

6月的长崎和平公园，阳光明媚，景色旖旎，有成群的和平鸽在如茵的草坪上觅食、嬉戏，时而飞向天空。著名的和平祈

渴望和平与安宁

赵荣发

念像就坐落在公园的中心。1945年8月9日中午时分，在这个地块的上空，爆炸了一颗原子弹。想象一下，盛夏酷暑中，原子弹爆炸引发的强烈冲击波和数千度高温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灾难——就在和平祈念像对面的“和平之泉”水池前，竖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镌刻着当年年仅9岁的一位小女孩的手记：“口渴得实在难以忍受。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油一样的东西。因为口渴难忍，就把浮着一层油的水喝了下去。”寥寥数语，勾勒出当时的凄惨景象。

与和平公园相毗邻的长崎原爆资料馆，更细致地记录了这场灾难给人们所带来的巨大创伤：被扭曲成麻花样的铁框架，被烧成焦炭似的尸体，被定格在爆炸瞬间的一座时钟

残骸……我在陈列柜里还看到了一件被烧焦的衣服，它仿佛用手指轻轻一碰就会碎成齏粉，让我的心不寒而栗。

这场灾难不仅在瞬间夺取了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，其造成的后遗症，更给当地人民的健康带来了无法估量的伤害。

与这场原爆之灾相对应的，则是另一场自然灾害。

在参观了长崎和平公园和原爆资料馆的第二天，我们来到了地处九州岛一端的泥石流保存公园。1990年11月，这里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泥石流。濒临海岸约两公里的普贤岳顶峰的火山口突然喷发，把灼热的岩浆一路推到海岸边，所经之处的道路、田地、房舍被全部毁掉或埋没。泥石流保存公园里保存的，就是在这次灾难中残留的房舍，它们几乎全都被凝固在当年崩发的岩

浆中。其中有一间房子，背部只露出一片屋脊，前面仅留下半个黑黢黢的窗口。据导游介绍，尽管当时日本防震机构预测到火山爆发的可能，并且做了许多疏散预防工作，但火山爆发时，仍然有40多个居民失踪，下落不明。如今，这里已被重新整理修复，一座座新建的房屋和一条条公路出现在绿树鲜花丛中。这座活火山的山头及附近一带也已成为一处旅游胜地，数十



琴瑟友之乐未央 刘一闻 篆刻

个沉寂而诡异的火山口烟雾缭绕，不时喷吐出一团团水蒸气，空间里弥漫着一股硫磺味。有人将几枚生鸡蛋放在石缝处，不一会居然熟了，在带来一番新奇的同时，仿佛又无声地提醒人们，火山还真实地活着呢，你可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哦！

显然，日本民众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，我们看到，无论是泥石流公园周边的建筑物，还是其他地方的房屋，多为小巧精致，以防地震随时随地的袭来。

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，我们会遇到许多灾难。有的是天意，有的却是人祸；前者无法抗拒，后者则是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。在日本旅游期间，我们从看到的许多人文景观中，不时感受到这两者之间的撞击，于是，更加渴望世界的永久和平安宁。

我和你，心连心，永远一家人。建设一个普天下的美好家园，便成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望。

歌 (外一章)

叶振环

小鸟的歌，挂在枝头叶片上，结成晶莹的露珠。

小鸟的歌，落在地上的红草莓、绿芥菜和各种漂亮的花朵上。

小鸟的歌，跳进了岸转河里，变成了活蹦乱跳的小鱼、小蟹、小虾……

小鸟的歌，汇成了树林里的大合唱。

哦，每一处的树林都会唱歌。

路

悠长雄浑的号子吼出来的路，宛如一条缠身的飘带，向广袤的大地延

许多年前，在读者来稿中发现了《巴黎，自由行走》这篇文章，格调的雅致、信息的密集、文笔的从容使我吃惊，这正是《新民晚报》夜光杯所需要的风格。做这样文章的责编，几乎不需要动一个字。太舒服了吧？作者林筱瑾，一个美丽文气的名字。何许人也？

知道林筱瑾毕业于同济大学，是室内设计师，这是以后的事了。与小林共餐终于识得才女真面目，也是以后的事了。但自第一篇自投稿见报，小林是夜光杯的基本作者，这是很快被认可的事情。

他乡，我乡，美食，美景，城市，自然，是林筱瑾涉笔的题材。她写得真好，对美怀有的敏感，使她对自然风物的观察细腻而准确。她热爱上海，与她童年、少年生活相关的上海；今日丰富多元的上海。那些著名的马路、公园，那些花卉与绿草，那些焰火与欢宴，于她秀雅的文字间，饱含魅力。

香港作家林燕妮曾经说：成为作家的要素，就是要看他是否有善感的心智与流畅的文字。同为林氏的筱瑾的文字何止是流畅。朴素妖娆是其标牌。她的文章辨识度很高，抹去姓名，你也能一眼认出。小林不是高产作者，她对所写的素材怀有真情与挚爱，这才动笔。朴素是散文能打动人的第一要素，它不由营造，是真挚的情怀自然催生。对童年的曼妙记忆与对城市现代时尚的描摹在书中相谐一体，也是因为情怀的一致。生命的惊喜，生趣的可贵，美的启迪与现代的享受……小林生气勃勃，滋滋有味，她常常从事物的细节入手，细细描摹呈现，情感内敛，她的咏叹与讴歌所以从细不空洞不虚饰。她深爱园林，及从事设计室内装潢，精通园艺，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。设计师的眼光一般从事物的形制上入手，她的文章也注重形制描绘的逼真、细腻、灵光，与有些人的空泛叙述大大不同。写作是她设计的副业，正如她所说。两者有一脉相通之处。但写作而有的细致与自信，说不上反过来也帮助到她的设计事业。写作、设计，它们是相辅相成的。细节，是美的关键。热爱生活是两者共同的核心。

林筱瑾爱用长句，一个句子有时会有几个转折，不疾不忧，曼曼婷婷，如一个女子富有韵味的舞步。这使她文笔的朴素中又有妖娆的味道。一般篇幅不长的散文随笔，是不适合用长句的。但小林的长句，似乎不用就不显其激情与能量。她能将短句与长句妥妥融融，是率性自然的叙述节奏使然；也因为，她能将文章的整体感弄得均衡。有均衡就有舒适。

她迷醉于都市生活的五光十色，迷醉于未曾生活过的祖籍福州。她将她的迷醉表达了，——由此，会感染与促发读者你的迷醉。她的文章似乎越写越好，一方面，视野更加阔大，一方面内心更加悠然。既坚毅又柔软，这城市职业女性的秉性，在她将重心移出职业时，反而在作品中烙印更深。很喜欢她在书中的这段话：“2018年，更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时间节点。万变的世界，万难的行业都遭遇着严冬，世界需要理解和共赢。做一个爱他、利他、理解他的人之前，先做一个自律、自愈、自燃型的自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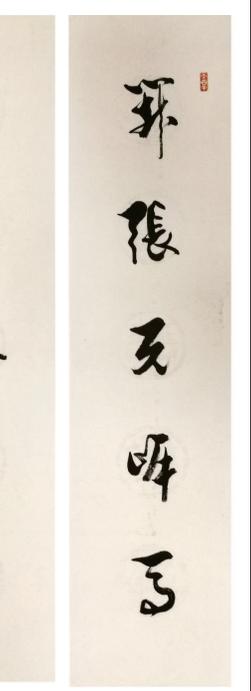
舒展之后，定力自现，而创造力正在一个自在的世界里顺势而生。一个自律、自愈、自燃型的自己，做什么行当能够不成功呢？——祝贺林筱瑾的首部散文集出版，并期待她的第二部、第三部……

伸，延伸……漂亮的大道洒满了筑路工人的汗水。

寒冬，一身霜；酷暑，汗湿衣。滚烫的脚下，热浪涌来。你得到的却是欢快的颤抖。那颤抖又是崭新的。

你想流放，流放在避天蔽日的山川、河谷。抚你脸的是霜，亲你胸膛的是风。于是，你叩响了建造大厦的回音。你一生只想醉，醉在道路的蜿蜒中。在寂寞中，你高高地举起酒碗，嚼着家乡独有的草头烧饼，望着醒酒的天空——是一轮圆月……

月光如泻。篝火如灯。醉意朦胧的路，洒满深深的乡愁，伴着依依的情意，在如路的号子、广袤的大地上延伸……



书法 朱东奇

新天地，位于淮海路东段南部，是21世纪上海区的时尚地标，被《福布斯》评为“全球20大文化地标”之一。

回望上世纪90年代，那里可是一片片样陈旧、设备简陋、屋外空地狭窄、一般无卫生设备和独立厨房的老式石库门住宅旧区，中共“一大”会址也坐落于此，时称“太平桥旧区”。那它是如何实现华丽转型的？又为何取名“新天地”？

话说当年卢湾区政府在实施“太平桥旧区”改造之际，没有简单地采用拆旧房建新房的办法，而是着眼未来，提出了“太平桥旧区重建计划”，要求“到21世纪不落后”，并特意邀请香港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加盟参与该项目。1996年5月，双方签署了《沪港合

项目地处市中心，又是“一大”会址所在地，其地理位置和影响力都很重要。

对于以何种方式进行保留，改建者借鉴了国际大都市保留、改造旧建筑的经验，提

文化地标“新天地”

黄坚

出了“昨天、明天相会在今天”的大胆设想，意思就是让上海的历史与城市未来生活可以在今天精彩地呈现。当时还特意请来美国波士頓法尼尔厅市场项目设计师本杰明·伍德。本杰明·伍德为了了解上海老建筑的模样和它的典型特征，并从中提取应该保留的元素，用几个月时间，拿着摄像机

在上海马路上边走边拍。最后，他们确定了以体现上海石库门风貌为主题的新天地保护性开发方案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改变石库门原来的居住功能，赋予它新的商业功能，让石库门从私人空间变为共享空间。

为此，他们从上海历史档案馆中找来了这片建筑的原始设计图，保留并使用了原有石库门的旧

砖；掏空建筑内部的旧结构，加注了混凝土的梁和柱，并为外围四面砖墙注射了进口的防水层药水，在老房子内加装了地底光纤电缆和空调系统等现代化设施，在弄堂里铺设了各种管道和消防水箱……

2001年6月，改造后的“一大”会址周边地区面貌焕然一新。对于她的名字，受到

上海新天地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和美誉，很快它便成为一个具有上海历史文化风貌、创造前沿生活体验的时尚中心，一个崭新的上海城市地标。昔日的太平桥地区如今也已成为了享誉全球的国际化多功能新社区。

十日谈

上海地标 责编：郭影

明起刊登一组《极致极》，责任编辑：龚建星。

